

当时只道是寻常

安意如 著

纳兰词的情意写真 一新订版



【安意如】

家家争唱饮水词，
纳兰心事几人知？

最新修订 文雅词幽
馈赠珍藏 首选书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

「纳兰容若」，只这四个字便是一阙绝妙好词。唇齿之间流转，芳香馥郁。所以，从一开始命运就埋下伏笔，安静蛰伏在人生里静候结果开花的一天——他被人记取，不因他是权相之子，不因他是康熙的宠臣近侍，而因他是横绝一代的词人。

当时只道是寻常

安意如 著



纳兰词的情意写真（修订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时只道是寻常/安意如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安意如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07005-3

I. ①当… II. ①安…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3694号

责任编辑:王一珂 宋 强

装帧设计:余一梅

责任印制:史 帅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0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9.25 插页8

2011年8月北京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ISBN 978-7-02-007005-3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言】

【一生恰如三月花】

对纳兰容若不熟的人，恐怕会比较知道另外一个名字，纳兰明珠。如果我再说一句《七剑下天山》，恐怕你已经在点头微笑了：你说的是这个人。

纳兰容若诞生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黄旗人，其祖于清初从龙入关，战功彪炳；其父明珠，是康熙朝权倾一时的首辅之臣。容若天资颖慧，博通经史，工书法，擅丹青，又精骑射，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二十二岁殿试赐进士出身，后晋一等侍卫，常伴康熙出巡边塞，三十一岁时因寒疾而歿。

到了民国时候，纳兰还是很出名的才子早逝的典例。张恨水先生的《春明外史》中写到一位才子，死于三十岁的壮年，其友恻道：“看到平日写的词，我就料他跟那纳兰容若一样，不能永年的……”要知《春明外史》是当时在报纸上连载的通俗小说，若非大多数人都知道此典何意，张先生是不会这样写的。

纳兰容若著有《通志堂集》，包括赋一卷，诗、词、文、《录文亭杂识》各四卷，杂文一卷。内容丰饶，堪称全才。然而他最大的成就还是在词上。先后结集为《侧帽》、《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纳兰词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尽管他的词作数量不多，因他的身份经历所限，眼界也不算开阔，但这并不妨碍纳兰词独具真情锐感，直指本心。其中尤以爱情（悼亡）词最哀感顽艳，引人共鸣。

容若虽然经历简单，但出身贵胄，又是康熙近侍，多次扈从圣驾前往边塞，他的词中就有一般生活在江南中原的文弱词人无法抵达的边塞风光。而边塞也带给他与身在帝京完全迥异的心灵体验，在塞上，容若孤卧寒衾梦不成，听着号角涛声，对“故园”、家人思念得越发热切起来。面对着塞上绵延空灵的飞雪，他发出了映衬一生的感慨：“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词章意境空灵，格调高远，容若的心胸见识远非一般寒门小户、苦读成名的文人可以企及。

词家的名字少有不好的，像晏几道、柳永、秦少游，但好成纳兰容若这样的，也是异数。“纳兰容若”只这四个字便是一阙绝妙好

词。唇齿之间流转，芳香馥郁。所以，从一开始命运就埋下伏笔，安静蛰伏在人生里静候开花结果的一天——他被人记取，不因他是权相之子，不因他是康熙的宠臣近侍，而因他是横绝一代的词人。

在清初词坛中兴的局面下，他与阳羨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在他生前，刻本出版后就产生过“家家争唱”的轰动效应。在他身后，纳兰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第一学人”，清家词话和学者均对他评价甚高，王国维赞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如果不是天命，你能解释这数千年的词坛魁首之位，怎么就忽然之间让一个满人占了去？轻快地，让人来不及做出反应。人说他是李重光后身。李后主是何人哪！那是词中的千古一帝，不可撼动的人。

今日想起纳兰时，脑中忽地冒出一句：“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并且固执得纠住大脑神经久久不放。

我仔细地想这种执念从何而来，因为我并不喜欢以这样的话来形容我欣赏的男子。这看起来高远，底气虚弱的话对人是一种贬低。一个男子如果终其一生襟抱不开，抱负难展，其实到最后很难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命运的捉弄，而很可能是因为自身的不平整。

在我看来，容若是个作茧自缚的人，对很多人、很多事都放不开。对人放不开，是好的。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份眷恋痴情让人称许，对事放不开便惨了，总黯黯地委屈着，心思蜷曲。

纳兰词愁心漫溢，恨不胜收。但我一直世俗地觉得容若是不该

委屈的。有太多比他委屈的人，布衣终生，仰人鼻息地生活，茕茕子立形影相吊，走在小巷里，不远处莺歌燕舞，灯红酒绿，那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终身也攀附不进的世界。微微地叹气，继续走在黑暗里，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落差。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叹一声委屈！

容若是不该委屈的，一个男人该有的他都有了，显赫高贵的家世，惊人眼目的才气，刻骨铭心的初恋情人，美貌聪颖的红颜知己，贤淑大度的妻子，婉转温存的妾室。此外，还有一群相待极厚的知心朋友。他相与的这些江南名士们，是皇帝费心网罗，却还轻易不肯折节的人。

人生至此，夫复何言！

事业上的不得志使纳兰对于情越来越执著，如信仰一般追寻，对于世俗追求越来越淡，直至视为身外之事。他的深情幽婉之中尽显落拓不羁。

当时八旗子弟的浮靡之风已现，容若却与他们不同，他有着不同于一般满清贵族纨绔子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这使得他的举动在某些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流。比如，他热衷交往的“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悦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等。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像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其住所淶水亭也因文人骚客雅聚而著名。

这些人中尤其和容若交厚的是顾贞观。他仿佛是一面镜子，是容若对于友情的全部映照，折出这个人生命中的另一半热情。

顾贞观，字华峰，号梁汾，与严绳孙同为无锡才子，生性狷介。为人有侠气。他与吴汉槎是至交好友，吴汉槎落难后，他百般设法营救，纳兰为人称道的营救吴汉槎一事就是在他的极力斡旋下完成的。

顾贞观本身也是明代东林党人之后，文名卓著，著有《积书岩集》及《弹指词》。有才识，但时运不济，一生沉沦下僚。康熙十五年（1676年）应明珠之聘，为纳兰家西宾，容若与他一见如故引为挚友。

容若初见他即在《侧帽投壶图》上题了一首《金缕曲》，当中有“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之语，这样热烈的表达，全情投入，对情感内敛的容若来说是极为少见的。阅遍《饮水词》，纳兰与他的交酬之作不胜枚举，内心对于顾贞观的信任和依赖，显然已不仅仅是“朋友”两个字可以形容。

可惜容若他似乎不懂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否则，他会快乐一点。他完好得如同神捧在手心呵护的孩子，没有机会去经历坎坷。他若多一些经历磨折，也许反而能学会释然。他总为那最后一点未达到的理想长嗟短叹。

其实做不成经国伟业又怎样？一个男子有完美的人格就是大丈夫。不在乎他是否能够青史流芳。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总是有一步之遥。从李白到杜甫，从岳飞到诸葛亮，都是这样。

若他真的注定要为国家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老天哪许他

这样优渥闲适地生活？

对于人世的险阻沧桑，容若也不是不懂得，却只是从身边的一千寒士身上轻轻获得映照，柳岸观花似的那么一瞧。姜西溟落第了，他去安慰人家；顾贞观失意了，他去劝解人家；吴汉槎被发配边塞，他去营救人家。

没有人可以质疑他的热心和真诚。但是真可气啊！为什么身边的人统统要饱经忧患，连他的父亲明珠都必须在官场倾轧中焦头烂额，他却可以这样清高地活着，像床前的明月之光？老天太眷顾他了，所以连家破人亡也要等到他辞世之后才发生。

我恨他的不经风雨，恨极了！他若像苏轼那样几上几下，宦海浮沉几次多好。如果厌倦官场，也可以像小山一样，以相国公子的身份干净落魄地生活。不要娇花软柳似的，这样你能活得久一点，不要死都死得那么阴柔飘渺——康熙二十四年暮春，容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

这梨花满地，零落成雪。葬的究竟是谁？

容若生命中的刚烈之气是几时被抽干的呢？是因为那影影绰绰的少年情事么？还是因为亡妻之死？恋人入宫成了皇帝的妃嫔，后来也许为了他郁郁而终。他便辗转在这遗憾中不得解脱，以至于险些辜负了身边的妻子。卢氏也是高官名宦之女，父亲是两江总督，自幼得到了那个时代女子所能得到的最完善的教育，成为从容

大度的女子，最完美的妻子。

有句话叫：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当时一心纠结于旧梦的容若未必想得到。他也许根本不用多想，只需做一个被宠爱的孩子，一个被妥帖照顾的丈夫，安心无愧地接受妻子的爱意。他是男人，他是公子。

直到这温婉的女子因为替他生子溘然长逝，他才恍悟亏欠她多少。

沉思往事立斜阳，当时只道是寻常。

连曹寅这个局外人都知道感叹：“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他的心有别恋，真当她不知么。毕竟是夜夜同眠的人，有什么瞒得了？想来，她只是不说，不去和他的回忆争，幻想着他有日会归来，只属于自己一个人。可惜，终究还是等不到。

悼亡之音破空而起，成为《饮水词》中拔地而起的高峰。后人不能超越，连容若自己也不能超越。她遗留在他身体里那枚情感的瘤，在以后的十一年中，如春草般孜孜不绝地蔓延。缠紧他身心，顽固到连容若自己都无法拔除，无法回避。这样的纠缠，早已超越死生。

青衫泪尽声声叹，融化得了冰山，唤不回已逝的人。他终于看见老天的惩罚——是要他在最完满的人生中体会到最大的不完美，像梨花在春光最盛的时候凋谢。

看得见开始，猜不到结局——一生恰如三月花。

【目录】

【前言·一生恰如三月花】	〇〇一
【一相逢·如梦令】	〇〇一
【星影坠·如梦令】	〇〇四
【惆怅客·浣溪沙】	〇〇七
【道寻常·浣溪沙】	〇一一
【好无言·浣溪沙】	〇一四
【泪如丝·虞美人】	〇一七
【花间课·虞美人】	〇二〇
【唤真真·虞美人】	〇二三
【最销魂·虞美人】	〇二七
【十年心·虞美人】	〇三一
【为伊书·虞美人】	〇三四
【天上月·蝶恋花】	〇三七
【君行处·蝶恋花】	〇四一

- | | | | |
|-------------|-----|-------------|-----|
| 【看老去·蝶恋花】 | 〇四五 | 【钗翠蛾·南乡子】 | 一〇三 |
| 【昭君怨·蝶恋花】 | 〇四九 | 【淬吴钩·南乡子】 | 一〇六 |
| 【飞琼字·采桑子】 | 〇五三 | 【心字香·梦江南】 | 一一〇 |
| 【凄凉曲·采桑子】 | 〇五七 | 【帆年时·望江南】 | 一一四 |
| 【觉魂销·采桑子】 | 〇六一 | 【未全僧·帆江南】 | 一一六 |
| 【谁能惜·采桑子】 | 〇六四 | 【情一诺·减字木兰花】 | 一一九 |
| 【东阳瘦·采桑子】 | 〇六八 | 【诉幽怀·减字木兰花】 | 一二二 |
| 【到谢桥·采桑子】 | 〇七一 | 【伊太冷·减字木兰花】 | 一二六 |
| 【梦一场·采桑子】 | 〇七四 | 【魂无据·减字木兰花】 | 一二九 |
| 【当时错·采桑子】 | 〇七八 | 【一样愁·减字木兰花】 | 一三二 |
| 【悔多情·山花子】 | 〇八二 | 【那见卿·减字木兰花】 | 一三五 |
| 【见春山·山花子】 | 〇八七 | 【残星旗·菩萨蛮】 | 一三八 |
| 【葬名花·山花子】 | 〇九一 | 【青衫湿·菩萨蛮】 | 一四一 |
| 【不多情·摊破浣溪沙】 | 〇九五 | 【愁未阑·菩萨蛮】 | 一四五 |
| 【夜雨铃·南乡子】 | 〇九九 | 【当时月·菩萨蛮】 | 一四八 |

【目录】

【目
录】
三〇〇

【茂陵秋·菩萨蛮】	一五〇	【吴季子·金缕曲】	一九六
【问添衣·菩萨蛮】	一五三	【倚孤馆·金缕曲】	二〇一
【情萧索·菩萨蛮】	一五六	【添疑咽·金缕曲】	二〇四
【异当时·菩萨蛮】	一六〇	【清泪尽·金缕曲】	二〇八
【多少恨·临江仙】	一六三	【公等在·金缕曲】	二一二
【听河流·临江仙】	一六六	【故园声·长相思】	二一七
【手生疏·临江仙】	一六八	【一双人·画堂春】	二二〇
【枕函边·荷叶杯】	一七一	【誓三生·红窗月】	二二四
【悔分明·荷叶杯】	一七四	【如初见·木兰花令】	二二七
【上小楼·于中好】	一七七	【青衫湿·青衫湿遍】	二三一
【两字冰·于中好】	一八〇	【疑君到·青衫湿】	二三四
【丝难尽·于中好】	一八二	【定有霜·沁园春】	二三七
【别离间·于中好】	一八六	【音尘断·少年游】	二四二
【君须记·金缕曲】	一八九	【缁尘老·踏莎行】	二四五
【身世恨·金缕曲】	一九二	【平生恨·水龙吟】	二四九

【当时只道是寻常】

〇〇四

【照魂销·东风齐著力】 二五五

【思往事·河传】 二五八

【念郎诗·相见欢】 二六〇

【梨花瘦·鬓云松令】 二六三

【伤心早·点绛唇】 二六五

【落花时·落花时】 二六七

【恨却休·鹧鸪天】 二六九

【了如雪·琵琶仙】 二七一

【唤秋水·秋水】 二七五

【向谁说·百字令】 二八〇

【如梦令】

正是辘轳金井。满砌落花红冷。

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

谁省。谁省。从此簾纹灯影。

【一相逢】

词中最广为人知的“相逢”要算秦少游的《鹊桥仙》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了。至少，我一看到“相逢”这两个字时，先想到的便是少游，然后才是容若。两阙不同风格的词，恰如这两个经历际遇完全不同的男人。

这阙短小的《如梦令》像极了容若的一生，前段是满砌落花红冷，心事眼波难定的少年风流，后半段是从此簾纹灯影的忧郁惆怅。

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容若的词总是凄婉到叫人断肠，这凄美如落花的词章惹得后世无数多情的人爱慕不已，认为他“情深不寿”，

“天妒英才”，实在是一个可怜可叹的罗密欧。

虽然他只活了三十一年，其间又为着几个女子缠绵悱恻地过了十一年，然而比起历代数不胜数有才无着，终生颠沛的人，容若实在不算是个悲剧性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应有的，他都有了。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一个仰慕他的小妾，一个至死不渝的情人，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他还有显赫的家世，高贵的血统，他所不齿的父亲为他安排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让他终生不必为生活烦忧；他自身的才华和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他考运亨通仕途平顺，年纪轻轻便被康熙取中做了近侍。比起名动天下却直到三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当官不久即屡遭贬谪，最终死在流放途中的少游，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容若的一生是个悲剧？

悲剧是上天给了你抱负，给了你理想，给了你实现理想的才华，却一生不给你施展完成的机会，生生折断你的理想。心怀天下饿死孤舟的杜甫是悲剧，李白不是；有命无运的秦观是悲剧，容若不是。更何况，即使是悲剧又岂能尽归于“天意”？人难道就可以两手一拍，声称自己全无责任？

容若，他只是不快乐，在锦绣丛中心境荒芜，这是他的心性所致。痛苦并不是社会或者家庭强加给他的。社会道德和家庭责任筑就的牢笼困摄住生存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意欲挣脱或是甘心承受，是属于个人的选择。

容若的相逢是在人间，在围着栏杆的金井边，落花满阶的暮春

时节。少年恋人的眼波流转，是天真无邪的初见。少游的相逢在天上，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宽阔银河的临时鹊桥上。一对永生不死却永生不得重聚的夫妻，见与不见都是万世凄凉。

可是为什么，相逢后，人间的结局是“从此簾纹灯影”；相逢后，天上的结局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快乐的原因是，少游于尘世颠沛许久遂懂得寄希望于美满，不再执著于得到；容若万事无缺，反而容易执著于遗憾，始终为没有得到而愁肠难解。

在邂逅爱情的最初都会心花无涯，可是一样相逢，后事往往截然不同。